

水結即成冰 冰消返為水

智 炬

欲識生死誓，且將冰比水；
水結即成冰，冰消返為水。
已死必應生，出生還復死；
冰水不相傷，生死還雙美。

這首〈生死誓〉是寒山所作。寒山，又名為寒山子，為長安人，生於隋末唐初之亂世，是唐朝禪宗的一代高僧，也是一位無拘無束的隱者。

寒山子詳細生平，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，實無從考據。然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：在唐玄宗天寶年間他的活動最為頻繁，因為他在談到自己屢試不中的兩首詩裡寫到：「書判全非弱，嫌身不得官」、「一選嘉名喧宇宙，五言詩句越諸人」。這也說明了當時科舉考詩，並且要以「身、言、書、判」作為量才選官的標準，此標準乃是唐玄宗所制訂，這充分說明了寒山子生活的年代是在天寶年間無疑。

再從他的一首自敘詩裡說：「老病殘年百有餘，面黃頭白好山居」，由此可見他寫這首詩時已超過一百

歲，這也足以證明他活了一百多歲。少壯之時曾經走遍大江南北，中年出家以後即隱居於天台唐興縣寒山巖，一直過著貧困的生涯，時與國清寺的僧人拾得交往甚深，並以詩偈唱和，經常於長廊唱詠，於野地歌嘯。因衣著檻樓，貌似瘋癲，常以寺院裡廚房吃剩下的殘羹剩飯菜渣為食，是一位行為十分怪異的禪師。外表雖粗俗簡陋，然其脫口吟唱的詩歌，卻是出口成章，十分耐人尋味。他經常喜歡在竹子、木片、牆壁上寫下即興的詩作，現有《寒山子詩集》二卷傳世。

「了生脫死」是佛教思想的核心，對佛教的修行者而言，如何離苦得樂？如何脫離人生苦海？成為了一生最重要的追求目標。寒山子以「冰」、「水」來比喻「生」、「死」，因為對一般人而言「生死」乃人生一大事，即所謂「生死事大」。人的一生總是在生死的痛苦中流連徘徊，常常手足無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因此「貪生怕死」便成了眾生的一大迷惘。

「水」和「冰」雖然外貌不同，但是兩者卻是一體的。「生」與「死」之轉換就如同「水」、「冰」的變

化一樣。寒山子說出：「且將冰比水，水結即成冰，冰消返爲水」。如果我們將「水」比作「生」，將「冰」比作「死」，那麼當水在冬天遇到了寒冷的天氣結成了冰，春暖花開的時候冰遇到了溫暖的氣候又溶解變成爲水，雖然水和冰的形態不同，但其本性與本質卻是一樣，只因因緣聚會，有時變成冰，有時變成水。雖然形態消失，但在能量不滅的定律之下，便以不同之形態不斷轉變於其中，然而水的性質卻不曾有過改變。生命於生與死的交替轉換中，又何嘗不然？生命只不過是以不同的形態存在於輪迴業海之中而已。

生與死雖然不同，然其本質卻完全相同，所不同的是在於因緣的差異，而形成兩個不同的觀點與角度。換個角度，我們把「水」比作死，把「冰」比作生，從這個絕妙的比喻當中，似乎隱約可以得到人生的另一個啓示，那就是：「冰」比喻人生的執著，「水」意味著人生的解脫。人生在世總是「固執」的時候比較多，待人處世，就如同冰塊一樣硬梆梆的，完全沒有一些人情的溫暖，直至冰塊被融化了，人生的執著才隨之而消解，「冰消返爲水」，就在此時此刻，春暖花開的盎然「生意」才會自然顯現。

寒山子的這首禪詩，開宗明義，便以「生」與「死」兩個議題作爲禪詩的中心，「生死還雙美」，

即是寒山子看待生死的一個結論。生與死既然都是人生最美好的事，這其中也明白的暗示了「死」是一種非常可愛的生機，宇宙萬物的生滅皆在於「機緣」，普天之下所有的生機，皆須經過「死」這個關卡。莊子《齊物論》曾說到：「方生方死」、「方死方生」，生與死其實是兩個相互依存的概念，彼此互爲機緣。寒山子於此詩之中亦點出了同樣的道理，而且說得比莊子「無始終」、「外生死」更爲透徹，更爲明白。

寒山子看待生死是多麼的瀟灑、簡單，他幾乎把生死都看成是人生最美好的事，「已死必應生，出生還復死」，生死兩者不但是「冰水不相傷」，在智慧的法海裡更是生死一如，「生死還雙美」。生死兩相依，一切若從因緣的角度來看，那麼，生就是「合」，死就是「散」，由於緣聚緣散，各隨所宜，我們根本不需要將「生死」看成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。在《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》中，亦有文殊菩薩曾問：「生以何爲義？」有菴提遮答曰：「生以不生爲義」，又問曰：云何「不生爲義？」答曰：「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，畢竟未曾自得有所和合，而能隨其所宜，有所說者，以爲生義。」文殊問曰：「死以何爲義？」菴提遮答曰：「死以不死爲義」，又問曰：云何「以不死爲死義？」答曰：「若能明知地水火風，畢竟不自得有

所散，而能隨其所宜，有所說者，是為死義。」

生命是如何而來？由無始而來。無始以前，為何而來？如上所言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，不生而生，生而不生，即是生的道理。我們的身體是四大和合而來，這四大即地、水、火、風也。雖然這四大和合而成為一個身體，然而地還是地，水還是水，火還是火，風還是風，各不相干，各安本位。「而能隨其所宜」，還能相互配合，結合起來構成了這個生命現象。所以這四大，表面上看起來是結合的，實際上並沒有和合。雖說無所合，又能隨其所宜，這也就是生的道理。死以不死死為死義，我們雖然看到人死了，但實際上它們還是各安本位，而能隨其所宜。

命運對寒山子而言，是殘酷無情的，其人生歷程亦是相當的坎坷，少年時期他與一般讀書人沒有兩樣，讀書習劍，好為往後能求取功名，叱吒風雲，叱馭到荊州。三十歲左右，曾參加多次的科舉應試，結果都名落孫山，導致於父兄妻子對他的態度非常的冷淡，為此他終於拋妻別子，離鄉背井，遠走他方，四處流浪，最後隱居於五台山。每當憶及往事，歷歷在目，內心百感交集，於是寫下：「出生三十年，常遊千萬里；行江青草合，入塞紅塵起；鍊藥空求仙，讀書兼詠史；今日歸寒山，枕流兼洗耳。」這一首詩。

青山綠水對寒山子而言是生命永恆的天地，過去曾經被人看輕，如今有如閒雲野鶴一般，凡事率性而為，睡在青草地上，拿流水當枕頭，隱約中還有一個古聖人「許由」的故事陪伴著他。許由何許人也？他是古代一位聖人，堯帝要讓位給他，許由卻不為世俗之功名利祿所惑，聽到功名利祿迎面而來，忙著用溪水洗淨耳朵，一點也不被塵世所沾染。

看「生」看「死」，看「水」結成「冰」，看「冰」融化成「水」，這一切都是寒山子生活中的寫照，在那深山裡有著他悠然自得於青山綠水間的生活歲月。季節的更替變換，歲月的無情流逝，這是大自然的現象，一點也不覺得奇怪，冬天到了整個大地萬物被白雪冰封，隨之水也不見了，春天來臨陽光普照萬象更新，冰溶化了，又變成了流水，整個大地又充滿著無限的生機生意，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，毫無半點的做作。這就如寒山子所言的「水結即成冰，冰消返為水」一樣，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春夏秋冬季節的變化，大自然間孕育著無限的愛，生死還雙美，一切根本沒有什麼可怕的！

若能了知冰水的道理，參透人間的生死，進而體悟了生死還雙美的法味，讓自己完全放下，便能拋開所有的名利之心，無欲無求，一塵不染，悠遊於天地之間，無拘無束，活得逍遙自在。